

毛澤東衛士長雜記

李銀橋

香港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毛澤東衛士長雜記

李銀橋 述
權延赤 著



香港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書名：毛澤東衛士長雜記

國際書號（ISBN）：962-7281-07-7

作者：李銀橋 權延赤

出版：香港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3-174號天廚商業大廈十樓

電話：5-751722（五線）

印刷：田風印刷製本公司

版次：1989年7月第一版

定價：HK\$28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

1946年自衛戰爭初期，毛澤東前往延安北門外廣場，為邊區部隊作保衛陝甘寧的動員報告。（左為張宗遜司令員）



毛澤東和女兵韓桂馨(右，李銀橋妻)、李燕(左)在窯洞外合影。

目 錄

- 1 我是要最後撤離延安的
- 8 什麼十里八里？中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
- 13 你們不要研究別人了，我就要他
- 22 拉屎的時候正好想事情
- 27 我們那樣想，他就那樣辦，那又有什麼辦法呢
- 31 看廟看文化，看戲看民情
- 37 江青是我的老婆，要是我身邊工作人員，早把她趕走了
- 46 你們可以藐視一切，但是不能藐視黃河
- 51 丟炸彈有什麼了不起？先給我點一支煙吸
- 57 我是想要到蘇聯去，要求他能帶個好頭，承認我們的新政府
- 65 你們都在我身邊工作，又都是安平縣老鄉，走到一起來了。
要說緣份這就叫緣份
- 70 白一根頭髮，勝了三大戰役，值得
- 76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，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
- 82 人民喊我萬歲，我也喊人民萬歲，這才對得起人民呀
- 88 唉，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
- 94 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
- 98 你說她躲風，這個話沒說好。怎麼辦？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風了
- 103 我是農民的兒子，農民的生活習性。她是洋包子，吃不到一起
就分開

- 110 那怎麼行啊？胡鬧，太簡單了
- 115 我沒想到我會當共產黨的主席。我本是想當一名教書先生，
就是當名教書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
- 120 我們是社會主義麼，不該是這樣。要想個辦法、想個辦法
- 125 孔子說過，六十而耳順。我今年63歲，但不耳順。聽了鶴鳴
兄的話很逆耳。這是我的過錯
- 133 彭老總啊，軍隊不跟我走的話，我可以重新到鄉下去組織游
擊隊，重新建軍
- 140 現在老百姓遭了災，你們都去搞些調查研究。人民公社、大
辦食堂，到底好不好？群眾有什麼意見？告訴我。要講實話
- 145 你在我這裏工作，職務不高地位高。老在我這裏要影響你前途。
下去多鍛煉鍛煉……要夾着尾巴做人

毛澤東說：我是要最後撤離延安的。

1946年10月，我所在部隊358旅由山西調延安，準備迎擊胡宗南的進攻。部隊駐在橋兒溝，旅部設在柳樹店。當時，我在旅長黃新庭身邊任特務員。358旅政治委員是余秋里，他們倆工作配合默契，仗打得很好。

從11月開始，敵機不斷進入延安上空騷擾。蔣介石已經關閉和談大門，決心要進攻延安。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參謀長先後回到了延安。延安的後方機關開始有計劃地疏散。

1947年2月，我奉命調到中央辦公廳，社會部警衛科長劉堅夫同我談了一次話。

“李銀橋同志，你在前方給首長當過特務員吧？”劉堅夫的神情表明他了解我的歷史。

“我從十一歲參軍，一直在首長身邊當特務員。”我這樣回答。其實，特務員和勤務員是一回事。但特務員比勤務員似乎好聽些。

“參加過戰鬥嗎？”

“參加過。在358旅青年連，參加了爺台山和離石的戰鬥。調晉綏後，打涼城、打卓資山，又打包頭，打進去又被打出來。”

“很好。組織上決定調你去周副主席身邊當衛士，既要保護好首長安全，又要照顧好首長生活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我怕幹不好呢。”

“你當過特務員，又打過仗，相信你一定能幹好。好了，就這麼定了。”

於是，我便來到周恩來身邊。

一見面，周恩來同志握住我的手說：“你來我這裏工作，願意嗎？”

我低着頭說：“幹太長了……我想到部隊去。”

周恩來注視我片刻，溫和地一笑，說：“想去部隊也是好事麼。不過，你來我這裏工作，我還是歡迎的。你工作兩三年，我送你到學校學習去。”

當時，鄧穎超同志也在場。鄧大姐說：“我們是歡迎你來的。”

我說：“我怕幹不好。”

周恩來說：“我的事情很簡單，很有規律，就是生活上的事情，打飯，洗洗涮涮，你幫我料理料理就行。”

就這樣，我給周恩來當了衛士。

元宵節到了，延安市內人流滾滾。從北關到新市場，從東關到大會場，一通通鑼鼓，一隊隊秧歌。高蹺、花燈、武術、雜耍，引來觀者如潮，喝采如雷。入夜，街道兩旁掛滿彩燈，花炮火球映紅滿天。

可是，我們這些當衛士的却明白眼前的歌舞決不意味着昇平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。我們幾乎天天跟隨周恩來去參加重要會議，在會議室外，可以看到毛澤東、劉少奇、朱德、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。他們的臉上帶着節日的微笑，但他們的眼裏，卻漾出了戰士衝鋒陷陣時所特有的銳氣。

我們漸漸探聽到形勢：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的部署已經完全就緒。總指揮是國民黨西北綏靖公署司令長官胡宗南。延安南面的宜川、洛川一線，敵人集中了四個主力師；洛河以西集結了兩個主力師，共143人；加上榆林一線以及寧夏、青海的敵軍，共34個旅，23萬人馬，計劃分五路進攻陝甘寧邊區。胡宗南還在西安集中了一支傘兵部隊，企圖突襲延安。

開會回來，周恩來用他那柔和悅耳的聲音問：“小李，你說胡宗南這一次會不會來延安？”

“他過去已經叫喊過兩次，這一次也許又是咋唬人。”

“你要是這樣想就危險了。這一次他是決定要來的。”周恩來兩道濃眉毛揚了揚，望住我，“爲什麼說決定要來的？因爲他們在全國打了許多敗仗，被我們消滅了65個旅，活捉一百多個將軍，損兵折將喲，所以他們決定要向我們邊區出氣。”周恩來輕輕點點頭，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他是決定要來出氣，出得了出不了氣，可就由不得他嘍！”

3月5日，國民黨29軍48旅佯攻隴東，企圖牽動我軍主力西向，以便乘虛突襲延安。可是，敵人弄巧成拙，佯攻不曾展開，西線我軍根據毛澤東的命令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一夜便殲滅了48旅，擊斃旅長何奇，並連夜趕往南線，

準備迎擊敵人主力進攻。

3月8日，延安一萬多軍民在寶塔山下的商會大會場舉行保衛邊區的動員大會。周恩來參加大會。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，朱德總司令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到會講了話。接着，周恩來走到主席台前。他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各方面分析了蔣介石獨裁政府的處境，說明蔣介石已到了窮途末路，只有拿進攻延安來挽救其垂死命運。之後，他突然提高聲音，充滿激情地號召：“我們有毛主席的直接領導，一定能夠打勝仗。大家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。大家動員起來，保衛我們的邊區，保衛我們的土地，保衛延安，保衛毛主席！我們一定能夠勝利！”

會場上，紅旗翻捲，步槍、紅纓槍挺立如林，口號聲驚天動地：“團結起來打勝仗！”

“保衛黨中央，保衛毛主席！”……

3月11日，美軍觀察組匆匆撤往國民黨統治區。

3月12日，延安上空出現美製蔣記轟炸機。當第一顆重磅炸彈落在人民解放軍總部附近時，毛澤東、周恩來與彭德懷正展開軍用地圖研究迎敵方案。

這一天，朱德、任弼時、葉劍英帶領一部份機關人員遷到瓦窯堡辦公。毛澤東、周恩來留在延安，由棗園後溝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軍總部辦公。

3月13日拂曉，胡宗南的14個旅分兵兩路，右集團董釗，左集團劉戡，同時由宜川、洛川一線分路向延安發動猛攻。我們的部隊利用梢林隘路和縱深工事展開英勇抗擊。延安城內從早到晚都能聽到前線隆隆震響的大炮聲。

同時間，五十多架敵機對延安實行狂轟亂炸，一整天沒有停歇。

彭德懷緊急調來新四旅一個團守衛延安機場，準備殲敵空降兵。並親自勸說毛澤東盡早撤離延安。

毛澤東對周恩來、彭德懷及身邊工作人員講了兩句話，那平靜而堅定的聲音至今想來仍清晰在耳畔：

“我是要最後撤離延安的。”

“我還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麼樣子呢！”

當時，守在窯洞內外的衛士和警衛人員們都以爲毛澤東只是籠統講的一個

精神，只是戰略上藐視敵人，並未當真。彭老總却立刻認真了，在院子裏召集警衛人員嚴厲下令：“主席一向說到做到，一向不顧個人安危。我們黨要顧，你們要顧！不許由着他的性子來。必要時，你們抬也要把他抬走！”

下午，一顆重磅炸彈落在王家坪，就落在毛澤東的窯洞前，遍地是燃燒的彈片和燒黑的石頭，窯前的大槐樹被彈片刮去一大塊皮。空氣裏瀰漫着硝煙和鋼鐵燃燒的辛辣氣味。煙霧散去，毛澤東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動也沒動，不曾灑一星半滴水，而他右手的那支筆仍在地圖上移動，那條調兵路線沒打一點折扣！彭老總站在毛澤東右側，對那山搖地動的一聲響毫無所動，目光追逐着毛澤東的筆尖頻頻點頭。

爆炸聲使我們嚇了一跳，但眼前的場景却令我們驚得目瞪口呆，久久不能動彈。

門忽然推開了，警衛參謀賀清華衝進來，剛要叫喊什麼？一見窯洞裏這從容自若的情景，不由得鬆了口氣，閉了嘴巴。

“客人走了嗎？”毛澤東看着地圖問。

“誰，誰來了？”賀清華納悶。

“飛機呀，”毛澤東用筆朝上指指，“喧賓奪主，討厭！”

於是，大家都笑了。

有人拿了一塊落在門前的彈片給毛澤東看。毛澤東不放筆，用左手接過來掂量掂量，一本正經說：“嗯，發財發財，能打兩把菜刀呢。”然後望住警衛排長閻長林：“去，你們趕緊去查查羣衆受到什麼損失沒有？”

晚上，閻長林調查回來報告：“南門外炸死了一條毛驢。”

“人呢？”毛澤東着急問。

“趕驢老漢被土埋住了，被人扒出來後一個勁罵蔣介石。”

“損失一頭驢，這筆賬我遲早要跟蔣介石討。”毛澤東說罷，繼續同周恩來、彭德懷討論軍事行動計劃。

3月16日中午，毛澤東正同周恩來、彭德懷談話，說：“羣衆發動起來了，其勢如暴風驟雨……”

話音未落，轟隆隆一陣巨響，天昏地暗。兩顆重磅炸彈在門前不遠處同時

爆炸。門窗玻璃全部震碎，氣浪像強颱風一樣沖進來，密洞受到震蕩和衝擊嗡嗡作響。片刻，煙霧散去，密內恢復光明。只見毛澤東用手在身上輕輕一揮，拂去煙塵，笑道：“他們的風不行，連我一個人也吹不動。我們的風起來就不得了，要將他們連根拔哩！”

周恩來和彭德懷都放聲大笑起來。

傍晚，新四旅的幹部來了，彙報西華池阻擊戰的詳情。彙報結束後，旅領導紛紛勸說毛澤東：“主席，形勢已經很緊逼，您應當馬上撤離延安。”

毛澤東將手一拂，接着又在桌上輕輕一擊：“不要說了。我有言在先，我是要最後撤離延安的。”

幾天來，敵機一批一批闖入延安上空，狂轟濫炸。每次防空警報一響，周恩來都要跑到毛澤東住處，看毛澤東進了防空洞沒有？毛澤東對他的衛士下令：“敵機來時，不許打攪我的工作。它扔它的炸彈，我辦我的公。”周恩來查看了毛澤東居住的土窯，認為土層薄，很不安全。便親自選了一個石洞，再三勸說毛澤東搬入石洞裏辦公。

新四旅程悅長副旅長和16團團長袁學凱來見毛澤東，說：“部隊兵強馬壯，給養充足，士氣很高。指戰員紛紛請戰，堅決保衛毛主席，保衛黨中央。只是大家都擔心主席的安全。我們全旅指戰員都請求主席早些轉移到黃河以東去。”

毛澤東微笑着說：“你們代我謝謝同志們的關心。好多地方來電報，催我過黃河。中央有個安定的環境，對指揮全國作戰的確有好處。不過，我有點想法。”毛澤東搬下一根指頭，說：“其一，我們在延安住了十來年，一直處在和平環境中。現在一有戰爭就走，我無顏對陝北鄉親，日後也不好再見面。我決定和陝北老百姓一起，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！”毛澤東停了停，又搬下一根指頭，說：“其二，我不離開陝北還有一個理由。胡宗南有二十多萬人馬，我們只有二萬，陝北的比例是十比一。我們其他戰場要好得多，敵我力量對比不這麼懸殊。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，我不在陝北誰在陝北？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，我留在陝北，蔣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。我拖住他的‘西北王’，其他戰場就可以減輕不少壓力。”

程副旅長和袁團長面面相覷，既受感動，又有些不安，但卻無可奈何和無言以對。

3月18日黃昏，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同第二縱隊王震司令員談話，東南方向忽然槍聲大作，敵人先頭部隊已經進犯到吳家棗園。

一陣沉重急促的脚步聲傳來，彭德懷跑步趕到。彭老總是個急性子，說話像打機關槍。他極少有這種焦急跑步的情況，喘着粗氣吼：“怎麼主席還不走？快走快走，一分鐘也不要呆了！”

同志們都感到形勢嚴峻。龍飛虎來不及報告，破門而入：“主席，彭總發脾氣了，請你立刻出發。”

王震忙說：“主席，今天就談到這裏吧。你必須盡快撤離。”

周恩來也勸：“主席，時候到了，該走了。”

毛澤東傾聽門外，外面沒了彭德懷的聲音，顯然去前線了。他便穩坐椅子問：“機關都撤完了嗎？”

“早撤光了。”好幾個喉嚨搶着回答。

“羣衆呢？”

“走完了，全撤離了。”

“嗯，”毛澤東滿意地哼一聲，“好吧，吃飯！”

毛澤東有言在先，要最後一個撤離延安。現在已經是最後一個撤離。可他還有一句“有言在先”，就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麼樣子呢？

槍聲已是近在耳畔，一陣緊似一陣，中間還夾雜了喊殺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。同志們火燒屁股一般急。飯菜早已裝在飯盒裏準備帶到路上吃，這時不得不拿出來，匆匆擺放毛澤東面前。毛澤東吃飯本是狼吞虎嚥有名的快。今天却細嚼慢嚥，蘑菇起來。他是下定決心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麼樣子呢！

周恩來請回彭老總。彭老總一脚門裏一脚門外就吼起來：“主席怎麼還不走！龜兒子的兵有什麼好看的？走走走，部隊代你看了。你一分鐘也不要呆了，馬上給我走，快給我走！”

毛澤東望望心急火燒的彭德懷，又往嘴裏撥飯。彭德懷朝工作人員瞪起眼：“還愣什麼？把東西都搬出去！”

秘書急忙清理辦公桌，而窑洞外，那輛深藍色的美式重吉普車已經轟隆隆地發動起馬達。

毛澤東皺了皺眉，說：“把房子打掃一下，文件不要丟失。帶不了的書籍可以留下來擺整齊，讓胡宗南的兵讀一點馬列主義也有好處。”

毛澤東放下筷子，環顧一遍打掃過的居室，一聲不響走出窑洞。警衛戰士已經列隊汽車旁邊等候。

毛澤東從警衛戰士前緩緩走過，打量着每個人，目光裏流露着風雨同舟的信任和感激之情，半晌，才像徵求大家意見似地說：“怎麼樣，咱們走吧？”

司機踩油門，汽車馬達一陣隆隆急響。

可是，毛澤東又反背雙手，立了脚仰望寶塔，久久一動不動。於是，所有人都同那山與塔一樣“凝固”了，一動不動。

“你們願意走麼？”毛澤東喃喃着，喉嚨裏咕嚕一聲響，吞下唾液。他將目光轉向槍炮大作曳光閃耀的東南方，良久，嘴角一沉，對站立身邊的周恩來及所有工作人員說：“我本來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麼樣子，可是彭老總不答應。他讓部隊代看。我惹不起他，那就這樣辦吧。”

毛澤東走近吉普車。登車之際，驀然轉頭，發表宣言一樣大聲說：“同志們，上車吧。我們一定還會回來的！”

毛澤東說：什麼十里八里？ 中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！

汽車駛上延榆公路，速度加快，延安漸漸遠了。

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車上談笑風生，話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到鷄毛蒜皮。遠處的槍炮聲對這兩位叱咤風雲的歷史巨人不過像一陣蚊蟲叫。

東過拐崙，王震司令員要回部隊。毛澤東和周恩來下車相送。

握手告別時，王震司令員問：“主席還有什麼指示沒有？”

毛澤東笑笑說：“沒有什麼了，就按我們研究的去做吧！”

“請主席放心，我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，打好撤出延安後的第一仗！”王震說罷，翻身上馬，順公路向東飛馳而去。他那瘦削精悍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幽藍的夜色中。

拐崙以北，出現了由延安轉移出來的羣衆。人們背着行李，擔着鍋碗瓢勺，趕着瘦羊肥豬，牽着灰毛驢，有的婦女還背着紡車，老大娘們無一例外地一手抱着老母雞，一手拄個拐棍慢慢走。山梁上，大路旁，民兵持槍警戒，隊伍漫長而又井然有序。毛澤東沉默了，不時探頭車窗外，眉頭皺鎖，凝望着撤退的羣衆隊伍。

汽車駛過青化砭三十里長川，毛澤東望着大川，向周恩來點點頭：“嗯？”

“嗯！”周恩來會意一笑。

退出延安第五天，我們住進瓦窯堡附近一個村子。毛澤東說：“就在這裏住下吧。不要幾天，就會聽到捷報。”

我們都納悶：毛主席怎麼說得這麼肯定？

3月25日，我們剛吃過早飯，猛聽到正南方向槍炮響成一片，大地震顫不已。不到一個鐘頭，又突然沉靜下去。什麼戰鬥打得這麼迅速利落？

過午，秘書給毛澤東送電報出來，興高彩烈告訴大家：“我軍在青化砭設伏，殲敵引旅的四千人，活捉了旅長李紀雲。”

於是，我們想起毛澤東講過的話：“不要幾天，就會聽到捷報。”

於是，我們恍然大悟：早在撤離延安之前，主席就已制定了在青化砭地區殲敵的計劃。

旗開得勝，新華社發表評論說：“引旅的殲滅，標誌着胡宗南從此走下坡路。”

胡宗南在青化砭挨了一擊，意識到我軍主力在延安東北，忙令劉戡所統六旅之衆由安塞後轉，順延榆公路反撲。

可是，敵人不過做了一次武裝大遊行。我軍主力早已轉移。中共中央機關也跟着轉移到綏德城南的棗林溝。

在棗林溝，中央召開一次會議，討論了許多重要問題。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、劉少奇、任弼時五大書記作了明確分工。

毛澤東說：“現在我黨面臨的任務很多，但是第一位的是從軍事上打敗國民黨蔣介石。沒有這一條，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。”

書記會決定，由毛澤東負責全國軍事指揮，他是事實上的最高軍事統帥。由周恩來協助毛澤東實行軍事指揮。朱德負責黨的監察工作，劉少奇負責黨務和白區工作，任弼時負責土改。當然，所有的工作毛澤東都要管，但他的主要精力是在作戰上。書記們的分工也不是僵死不變的，彼此通氣，齊心協力。毛澤東在1947年以後曾以極大精力去解決土改問題，劉少奇和朱德也曾糾正過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偏差。朱德還曾親臨前線參與指揮解放石家莊的戰鬥。至於後來的“三大戰役”，更是五大書記集體開會，研究決策。

但是，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協助下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，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。我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參加了解放戰爭的全過程。那種全局性的戰略決策自不必說，就是各戰區的各次戰役，凡是能說出名來的，幾乎無一不是由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作出決策，甚至制訂出具體詳細的實施計劃。毛澤東曾對王震說：“到哪個地方都有電台聯絡。我在陝北，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。”無論哪個戰區的戰役打響，電台都會格外忙碌。比如遼瀋戰役，據我所知毛澤東共向東北戰場發出電報77封，全部自己動手。對於許多戰役行動，不但做出整體構思，還想好了細節，甚至細到挖不挖戰壕，總攻發起之前士兵飯碗裏有沒

有肉。我曾親耳聽到他下令：“沒有肉就殺馬吃！”

棗林溝會議決定，組成以劉少奇、朱德爲首的中央工委，到河北平山工作。組成以葉劍英、楊尚昆同志爲首的中央後委，率中央機關去晉綏根據地的臨縣一帶。

毛澤東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留在陝北，組成中央前委，開始了艱苦的轉戰生活。

3月27日下午4點多鐘，劉少奇、朱德率隊乘車出發，東渡黃河。毛澤東率中央前委及機關人員，一律輕裝，乘車北行十幾里地，到達綏德南邊田莊的時候，突然來個猛轉彎，一直向西，棄了汽車，開始徒步行軍。

這時，敵人十幾個旅正沿着延榆公路氣勢凶凶朝東北方向追來，他們不曾料到，毛澤東竟然逆着他們迎面走來，只隔一架山梁，擦肩而過！

毛澤東不久前鬧過一場肺炎，健康沒有完全恢復。警衛員孫振國見毛澤東走路吃力，就把背乾糧的柳木棍交主席拄着。毛澤東試一試，很滿意，笑着說：“有這東西省力多了。”

這根柳木棍榮幸地伴隨毛澤東走過千山萬水，一直走進北京城。這是後話。

毛澤東轉戰陝北，前半年最緊張。先後搬遷過12個縣，37個村鎮。幾乎沒有一天身後不背了胡宗南4個旅或7個旅，甚至是十幾個旅的追兵。行軍中，我經常走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中間稍後一點的位置。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，毛澤東既要對付眼皮下的敵人，又要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。我個人以爲，中國也只有毛澤東堪勝此任。

那次我們住到一個山溝小村，立刻將全國各戰區的軍事地圖取出。牆上掛的是地圖，炕上桌上攤開的是地圖，就連老百姓的腌菜缸上擺的也是地圖。秘書和參謀不停地送來各戰區來電，然後又帶走毛澤東下達命令的電文。

敵人用甚麼電台測向儀查到了我們的位置。劉戡率4個半旅瘋狂撲來。騎兵偵察員一會兒一報：“敵人距我們還有30里！”“敵人已逼近到20里！”“敵人進溝了，不到10里！”……

毛澤東想大事的時候是容不得人去打攪的。可是形勢緊逼，一名衛士便接

連幾次“打攪”毛澤東。“打攪”過三次，毛澤東發脾氣了：“甚麼十里八里？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！你去吧，不要在這裏幹了。婆婆媽媽，你去站崗還比較合適。”

就這樣，這名衛士變成了站崗的警衛戰士。

那時的形勢確實緊張：北邊的敵人已佔橫山，西邊的敵人佔了隴東，逼近三邊。南面是十幾旅擺成一條綫。只有東邊算是“網開一面”，那是通黃河的路。

毛澤東說：“我們不能走那條路，我們要在這裏和敵人周旋，牽敵人，磨敵人，來回和敵人兜圈子，直到最後消滅它！”

4月9日，毛澤東向全黨發出留在陝北的通知，號召“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”。過了幾天，中央機關與敵兜圈子，轉移到靖邊縣的王家灣。毛澤東在王家灣寫了《關於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》，指出“蘑菇”戰術這種辦法“是最後戰勝敵人必經之路”。彷彿是印證毛澤東的預見，就在同一天，西北野戰軍主力根據毛澤東的指示，在羊馬河一帶，徹底殲滅了全副美械裝備的敵135旅，活捉了代理旅長麥宗禹。敵人在瓦窯堡幾進幾出，撲來撲去，終於嚐到“蘑菇”戰的苦頭。

敵人不甘心，將主力都集中到瓦窯堡一帶來，企圖尋找我主力決戰。毛澤東一連兩天不出窯洞，只有秘書拿着電報跑出跑進。周恩來大部份時間都呆在毛澤東的窯洞裏，極少回自己窯洞。大家猜測又要有大的戰役行動了。

5月1日黃昏，駐地東南方向響起炮聲。工夫不大，毛澤東披着那件補了又補的灰棉襖，走出窯洞，問哨兵：“是炮響麼？”

哨兵回答：“是炮響！已經響過一會兒了。”

毛澤東微笑着點點頭，返身走回窯洞。

秘書拿着電報匆匆朝毛澤東的窯洞裏走，只聽周恩來提高了的聲音傳出門外：“好！佔了制高點就有把握！”

窯洞外，大家已經議論成一片。這時我才明白，是蟠龍戰役打響了。大家議論到最後，簡直就變成了慶祝勝利。因為無數次實踐證明，只要是毛主席指揮打仗，那結果只能是勝利，這已經成了不可改變的規律。